靜軒先生文集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十

記

南軒記

予友歙之槐塘程處士文耀近於居傍築室十餘間起南軒以為游息所因以南軒自號今年夏六月恭秩躋六十其壻邑庠生江君寰既捧觴樂其懸弧之旦祝其無疆之壽矣秋九月余自京師還過歙江君謁予驛舍復請為南軒記以寓祝頌之私予詰之曰古今祝壽者多矣況之以南山比之以松栢引之以龜鶴期之以神仙獻之以圖籠之以觴頌之以詩與文未聞即其號而記之也今茲之請其故何居江君曰類此者吾固為之矣然而不足以盡吾之情不足以表吾婦翁之為人惟吾子彼此好託通家願記之毋拒予昔十七八時數于處士家塾及忝仕

稽歷御史一諭一起隨牒過家又獲數登其門交於處士也甚稔但未至其軒耳竊以予所見言之有佛然其貌伏義居鄉創業裕後者處士之先祖存新公也有粹然其容積善不倦守成不怠者處士之先考天育公也此則南軒之所開者遠矣處士謹厚周容以孝友全其家庭以忠信處其里閭以勤儉治其生產以餘波利澤濟其鄉之貧乏此則南軒之所培者厚矣處士既躋下壽內助許孺人亦舉案無忝有丈夫子二曰[illegible]曰[illegible]彬彬然克率詩禮之訓貽謀者有道幹蠱者有方以[illegible]富處士或攜諸孫或延賓友或引群從兄弟日相優游[illegible]軒中二千餘年怡怡不避旦夕戶外事是非不[illegible]此則南軒今日之盛也[illegible]者必不折[illegible]者必不竭處上[illegible]令以[illegible]其德不以[illegible]

俾諸君長福益隆家業益大子孫益衆以賢其北則予所望南軒之盛於他日者也然則南軒之為南軒非壽域乎江君分雖半子其說願亦不出予此數言者故次第為之記以驗其後若以晉繼世曾吉則衆人之共知以作軒時捐言則富者之常事故不贅弘治乙卯冬十月二十五日記

新建提督屯種按察分司記

昔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分置衛所各設屯田為足食足兵計諸軍士屬內地者二分操守八分屯種屬邊地者三七分之防有警也然天下屯糧有限軍餉所資多出有司之存留與其起運獨雲南自 沐昭靖王開闢屯田百二十年于茲軍餉皆仰給乎此而有司所供者官吏師生俸廩而已雲南屯糧其重如此

初例屯軍人給田三十畝歲給種子月給倉糧及秋成則徵穀五十石錄正統後就所徵退其種子月糧名曰與除止收其穀弱半折米入倉紓軍困也然以舜民嘗所經過考之天下屯軍及總小旗舍餘給田不一輸米四石或六石不過八石獨雲南屯軍輸九石一斗二升總旗七石二斗小旗八石一斗六升田皆限二十畝若軍使身田一十五畝則輸七石七斗六升餘丁無月糧可除田八畝則輸四石二斗八升八合田或不均糧亦不免兼以歲壞多瘠雖皆不易之田所收實薄二十六衛司所中獨騰衝安寧各止有田糧而無地稅或者其地在[illegible]邊雲南屯軍其雜如此況右後大理歸安金齒諸衛司各有[illegible]口之[illegible]左中前後右楚雄洱海瀾滄蒙化諸衛各有公田[illegible]屯田[illegible][illegible]之數減[illegible]於[illegible]秋多有猾隱[illegible]牟一所官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illegible]各

有職田以畝計之指揮使一百四十八同知一百二十四僉事一百一十五正千戶七十二衛鎮撫副千戶各六十七百戶四十八所鎮撫試百戶各二十八若都指揮則其數視指揮又加等洪武永樂間官自開荒入冊在條其後分職既冗撥以閒田因而爲奸得之者盜據以爲私業或賣人規利重復告乞侵破無巳軍民視效隱占盜賣冒稱開墾詭謝有司以徼倖稅糧之輕者曾無虛歲所以正統間有職田減半之例近年清理有除豁有司稅糧以復屯田舊額之條然令甲雖嚴而玩法若自若逑夫會計不足餘丁入七分者乃有無田乾認之名蓋祿田天下間有而公田職田獨雲南有之故也雲南屯政其多弊又如此於戲任提督之責者茍欲有所據而拯救之俾屯糧之額不耗屯軍之力不匱屯政之弊不熾舍卷案冊籍其奚以哉先輩

君子値邊務繁劇往往賢勞他政而不得盡心乎此至於視事亦無處所卷册散寄於敗笥破篋中以致奸貪惡其害已賺於吏胥匿而燬之舜民自成化末以御史謫蒙化衛幕頗知其弊玆奉

璽書來候踰三載所謂卷與册者蕩然無存日搜月訪所得者僅十二三又慮無所寄者亦徒勞而已此今之分司所以建也初議建于總司中門之東偏贊斯議者同寅憲副三山林君廷玠同郡謝君廷獻憲僉莆田吳君玉甫江陵趙君廷振并研胡君茂之郴陽曹君存之巴郡胡君畏之大彭李君希顏僉以爲可而允之者鎮守大監劉公明遠巡撫都御史張公汝欽巡按監察御史余公誠之也既而按察使應城西軒陳先生至謂地偏且隘乃出官鏹易隙地于長春觀之西去總司不百步而近

財費取諸官帑工役取諸卒伍首事于去年十月及今春亦訖
合矣適黔國沐公希召襲爵奉
命世守雲南愼繼乃祖昭靖之志從而王成之都帥鳴遠仲威
二劉君又從而協相之指揮張經千戶方昱百戶王洪董役惟
謹迄是月始克落成焉夫古人用民力有可已有不可已魯人
改舊貫而爲長府可已者也其修頖宮復閟宮不可已者也今
分司豈非頖宮閟宮之類乎故述雲南之屯種所以異乎天下
之屯種者刻諸石以告後之君子弘治戊午冬十有二月望日
記

龍飛第一科進士記

寧陵古名邑士風素稱忠義仁厚然自
國朝永樂癸卯士不與科第者凡六十年成化癸卯喬公希仁

始以範經領薦書山川之秀剝而復完所鍾也
皇上登極三年是為弘治庚戌今致政太傅宜興徐先生典會
試文衡取士三百魁
廷試釋褐謁主司呼邵第先生曰諸賢
龍飛第一科雋士也當益自勵如唐韓愈宋寇準榜得人以副
皇上側席求賢盛心可焉三百輩皆唯唯喬君實在其列歲辛
亥君出守平陸治行卓異癸丑以內艱去丙辰起復得吾婺源
聲績視平陸尤著丁巳冬以歷任兩邑滿三載將課績上考功
念其生適山川氣運之再盛而其出遇
聖君賢相之一德且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所望列職中外欲
奠安之者惟吾邑此科人物是賴矧當
龍飛第一科乎於是緘書述徐先生之旨敢

龍飛第一科進士七字俾舜民記之蓋欲揆目警心以不忘嚴初不替厥後非以侈其名也明年書達滇南舜民軸簽請侍御錫山吳公遜之題其端又請侍御關西謝公汝爲暨藩臬僚友佳什以詠之尚未滿卷聞君已奏最擢內臺矣於戲第一之名不可尚也求稱斯名豈但如韓寇二榜哉蓋韓文公舉貞元八年進士在德宗爲第五科德宗非能求賢獨賴陸宣公爲主司耳韓之道德文章望重山斗固得人矣其次僅一歐陽詹有忠孝情舍二子無知名者而當時乃號龍虎榜寇忠愍舉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在太宗爲第二科太宗求賢雖非德宗比亦中主耳寇之面折廷爭素有風裁與夫李文靖謹重有德望王文正深沉才德鎮服天下張忠定當一面之寄固得人矣舍四子亦無知名者而張乃自詫其榜得人最多我

祖
五宗聖聖繼作養賢百餘年
皇上以大聖之資求賢於政化維新之日視唐德宗宋太宗相
去萬萬倍先生又公而明足以遠輩陸公君遭際可謂隆矣使三
百輩盡如君循名責實一念不懈他日勲望之茂人人足以昭
當時垂後世豈但如韓寇二榜哉不然人將指之曰此
龍飛第一科進士也其人物其才節其事業不過如是而已君
公勤剛直樹立甚偉事事第一以稱斯名有可必者舜民姑記
之以竢弘治己未冬十月丁酉記

柳溪書院記

柳溪書院者休寧汊川宗姪尚和講學之處也尚和之先自五
大畈遷其邑之柳溪傳至叔耕者親及朱夫子之門隱居樂道

號方壺居士學者稱柳塘先生至彥舉者從鄉先正東山趙公學士楓林朱公宗先達春坊司直蓉峰公遊洞達性理學者稱養晦先生實始居汊川尚和六世祖也其祖存志翁學行尤粹嘗建思親亭沒既十年餘尚和講學亭中一夕夢翁以詩詔之有此地遷居自柳溪之句既覺奉以告其伯父分軒處士及其父維則處士重葺斯亭增以室屋四旁植柳中藏先世遺書若干卷請篁墩程內翰題其楣曰柳溪書院示不忘本也養親暇則與族之後進相就討論維則處士復置田若干畝以給學者尚和欲爲久遠計乃以記見屬夫書院之名非古也三代既降庠序之教不修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廟而無校宮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後諸儒以明經教其鄉者名家甚盛未始以書院名唐開元中雖有學士書院乃職署非達之郡國山林也淪及

五代之衰士病無所於學相與擇勝地立精舍爲羣居講習之所上之人就褒表之分以官書惠以祿秩賜以扁牓若宋初嵩陽嶽麓睢陽白鹿洞四大書院是已好事者或感先聖先賢之故宅遺蹤或慕前輩讀書過化之地居位去思之跡與夫流寓謫播之鄉莫不各建書院因以祠之率侈其名而無敎學之實吾新安文獻郡宋淳祐間郡守韓補建紫陽書院用祠朱夫子理宗書額賜之今移歙庠絃誦不絕元至大間吾婺源考川胡淀氏建明經書院官爲設山長得雲峰胡先生以易名家學者雲集今遺址尚存尚和乃以爽妙之資承家學之懿當治教衰明庠序興盛之日爲近紹明經遺法紫陽之祭有書可觀有田可贍固無待乎上之人褒不惑陽夫雖在乎所志者大所存者正所擇者精所守者固操存踐實真積力久必也不外一隅而

括天下之理不出一室而通天下之事他日用則爲吏爲良而政事足以及物舍則稱孝稱悌而文章足以潤身見之者皆曰此柳溪書院中之豪傑也此汶川汪氏之多賢也斯爲無愧矣不然徒勞無益也記安足恃哉

重修休寧縣忠顯廟記

休寧邑治之東有忠顯廟宋紹興乙亥邑宰莆田吳敦仁所立史書金忠肅先生記之以祀吾祖唐越公之神也昔隋煬弒逆不道天下大亂人得而誅之公以新安豪傑起兵據郡兼有宣杭睦婺饒五州志欲討賊乃從衆請稱吳王以靖一隅比唐高祖登極武德四年遂籍兵民納款高祖嘉其忠因使持節總管六州諸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公至貞觀時授左衛白渠府統軍改忠武將軍行右衛積福府折衝都尉又將爲九宮留守獲

寵二十餘年及薨郡之父老請祠于聽事西大廳中刺史薛邕
請遷于烏聊山著于令甲歷代祀之益虔公之神靈亦益顯赫
有以相于國而福于民宋元累朝追封王號政和中賜廟額曰
忠顯德祐中改賜忠烈我
太祖皇帝大正祀典又改封唐越國汪公之神從生爵也春秋
祭祀事同社稷而唐有二誥二主宋有二誥真蹟俱存藏于烏
聊舜民不肖公之裔孫嘗薰沐謁廟躬展視之今廟乃行祠歟
承吳寧所署舊額然自紹興以來歷年久基址傾頹殿廡頹塌
不足以稱祀事弘治丁巳三山李先生文輝繇監察御史謫宰
是邑謁拜瞻顧欲使新之而難其人謂邑之雲溪曰紹者亦公
之裔孫也舉以屬之紹於是倡率西門伺派諸孫共捐己貲復
其基輸其稅修造正殿門廡凡三十有四間使神得以憑依而

爲邑人公祭之所兩旁創餘屋十有二間以居守者使奉晨昏又創寢室五間使諸孫每於歲首長幼咸萃以祭以拜庶一族昭穆不紊以盡追遠之私始工於是歲三月既冬而落成紹之用心可謂孝諸孫亦可謂無忝所生矣使不得神民之主如李先生者發其端亦不及此也旣而李先生擢新安貳守神民益有所賴紹遣書謂舜民宜有記以示久遠惟公之出處以正在隋起兵時所當起所謂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者也在武德中納款義所當納所謂公用亨于天子者也其在貞觀中褒寵之榮禮所當褒所謂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者也易之進退存亡公得之矣惜乎唐史不明大義剟紀載不沒其實而抑揚無據故後世君子若金先生之評騭吾宗忠定丞相龍溪以翰正夫監丞文節禮書與夫胡雲峰方虛谷諸先輩各有翰墨

極力發揮而汪台符廟記羅鄂州考實程篁墩內翰廟田記尤爲明白蓋人徒知公之神靈烜赫響應千古而不知公之生鍾山川之正氣其沒也千古此山川則此氣常在如生之日徒知公之保障六州功在民社宜其廟食千古而不知公之出處以正此其功所以盡美盡善歷千古而不廢李先生剛直評忱鄣業遠大觀其此舉可謂知公者矣後之來者亦必有感於此弘治辛酉春二月丙戌立石

休寧縣新作鼓樓記

休寧故有鼓樓在縣衙前百步許

國初知縣杜貫道所建歷百三十餘年勢漸以壞弘治己未羅侯行簡由翰林檢討來知縣事欲新之而難於勞民未幾市廛弗戒于火延及公署侯叩頭反風滅其焰惟鼓樓及譙前東西

廢燬觸侯嘆曰天其以起廢之功見趣乎不可再緩矣即上言
于郡于行臺皆從之乃捐己俸及袁商旅給符之貲鳩工聚材
以夫力則取之額詞聽理之贖徽典史嚴君仕達總司會計命
耆民金萬全汪廷傑等分董其役且禱誓于城隍之神以示至
公富民爭出金帛助之工善吏勤竝手偕作始於是歲十有一月
迄辛酉二月厥功告成寬廣仍舊址爲樓凡十有二楹上置二
鼓環以窓欞下跨門道通出入左右立礎礎爲闌楯之所即志
所謂鼓樓者也雄傑高敞倍加于舊又勉餘力以治東西廊及
縣門東西兩斜楔土地堂三思橋察院門樓陰陽學旌善申
明亭亦皆煥然一新邑之人翕然瞻仰罔不夸其壯觀其秀而
有文者競爲詩歌頌之儒學訓導鄒君洪徵輩言侯之舉事不
疾不徐上不費官錢下不困民力而其成功之易如此乃具顛

未以記見屬舜民無似嘗謂興作有司之不免然有得已者有不得已者若魯之僖公新作南門得已者也其修頖宮復閟宮不得已者也今休寧爲徽壯邑鼓樓郡古之麗譙譙亦作嶕謂樓之華麗而嶕嶢也初以陳兵而却敵後世施鼓持夜者以應更唱蓋邑治所在有倉有庫有狴犴之拘繫有民廬之輻輳特設是樓所以定夜漏警更柝節市井之作息而杜奸盜之覬覦猶有陳兵却敵遺意其關於政體不輕而重也較然矣既壞而燬作所當作豈得已者哉知侯於是役所處尤光明正大數月間兼及他作能使人心無少厭斁擾亂不得乎上下而與大役起大謗者萬不侔矣是不可以不書也侯名敬何[illegible]濟氏世家莅儆學充其爲政廉慎仁厚治行益爲百城之冠大用[illegible]可量

弘治辛酉中秋月記

紫陽觀憑虛閣記

予少聞郡城南有紫陽山山有紫陽觀爲仙人許宣平發迹之所又聞稱朱晦庵先生爲紫陽夫子而未究奧義比長伏讀晦庵名堂室記始知紫陽新安名山宣平昔之隱君子非仙也韋齋先生嘗遊此山而樂之及寓閩中因以紫陽書堂刻其印章晦庵遂以名其堂而不敢忘故後之學者合山與人而并稱之耳弘治庚申予不幸丁先母憂讀禮于家時許郡侯章瑾彭先生以志事相屬開局觀中始獲登此山以覽景仰先哲之蹤又幾登其所謂憑虛閣者觀址東向殿堂隱廡循山而上閣又據山椒最高處凡十有六楹雄傑明敞幾與山齊試倚闌一眺仰則青天白日如臨目睫俯則觀屋參差鳥丸如斗平山前[illegible]群松如麻遠則大溪之東問政龍井諸山亂先插映如在簾櫳之

際謂之憑虛信乎高出塵表不啻蘇長公凌虛之遊之憑虛矣一日方道士本初為余言曰斯閣乃吾近日所創其啟吾徒道輔之功也閣之為費頗鉅犬馬之齒八十有一矣留寄耳目不廢于視聽筋力不倦于躋攀故猶師勞吳峯第日於旅中默齋畢即一登覽朗誦黃庭抱膝危坐有神遊八極之妙斯時也不復知此閣在山間亦不復知此身在人間且不知宜乎為君欲韋齋遊樂時亦有此閣否也韋于寫此又韋乞郡倶為見其居吾之閣一旦增重矣倘不鄙韋為記之於壁紫陽古寺今也傳宜乎而名始顯于一鄉得韋齋而名始顯于他郡得[illegible][illegible]名遂顯于天下後世紫陽聞云韋今余之來又獲登此閣以益一山之勝記此言以白三賢之迹紫陽又云韋矣余亦一大幸也昔周穆王因尹喜樓觀召幽逸之人居之以為道士與天下方外

之道士與本初本亨獨擅此閣之趣其方外之幽逸者與道輔年尚當閣其與所固有也弘治辛酉九月望記

義塚記

古者孟春掩骼貍骴後世建漏澤園我朝建義塚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為人上者之責也然是心人皆有之欲見諸行事顧力之所及何如爾上焉者足以及一國及天下下焉者一家之外及一鄉而止苟力足以及之而不為夫豈其本心哉訹於利也歙之環溪朱處士克紹自幼負義氣居鄉多為濟人利物事其葬人喪之不能葬者屢矣一旦喟然嘆曰此非久遠計未足以盡吾之心也乃相于汪村林捐貲買地一區凡鄉之殁而不能殮者畀之櫬或能殮而不能瘞者並收而封之流移之殍及客死于其鄉者與焉復買

地二畝歲取租入以清明具饌致祭由是無主者有主無祀者有祀塚纍纍而松楸鬱鬱使一鄉之中王果無墮棺之嘆伯有無爲厲之虞號爲義塚者今三十年矣處士之心非不忍人之心乎雖其家素富於財而力足以及一鄉良由其心不沐於利故足以有爲也處士年近九十康彊如六十許人特偕余宗姪節夫謁文將泐之石以訓其後使世守而勿失其用心益深遠矣昔人瘞一漂棺門前之溝忽起爲垟且有荊州之報處士所瘞者不一而足年雖耄而子孫繁盛他日環溪之岸其有不起爲州之貴其有不在子孫乎處士固非望報者天之報處士理宜至此姑言之以俟弘治辛酉十有二月望記

富登義衢亭記

火閘富登濱溪有步道俗呼徐田塝陵險崎嶇難行甚里之巨

室朱君士學欲闢之未成事而即世其子祥字尚麟作而嘆曰此吾鄉之蜀道也此吾父之齋志也此吾之身之所當闢也乃捐白金千餘斤命工伐石于山既方且巨犖敍其所廣其址而闢之惟崇惟厚惟堅惟坦長以丈計者幾二百於是往來者靡不嘖嘖稱頌以爲昔也不及山間一兎逕今也介然成四達之衢矣斯人也輕財仗義挺然能爲先人之所欲爲如此謂之義衢孰云不宜尚麟闢之益自奮發復建一亭于其衢使休憩者有所而介其鄉人王君宗植以記見屬王君儒者而假手余拙惡足爲斯衢斯亭之輕重哉夫道塗自天地開闢以來人所必由古先聖王體國經野罔不視爲急務故堯時已有康衢禹之開九州即通九道周官設量人書天下之塗數而藏之平平蕩蕩非若後世蔡甬道通回中通靈山通飛狐關嶠道通子午道

褒斜鑿集津至三門開大庾嶺與駱谷以取一時之捷以徼一方之利者比惟我

太祖高皇帝度越千古舉天下道路責之府州縣佐貳官俾於農隙點視修理一不如律則罪之眞古先聖王之用心矣然所急者驛道而已非步道也所用者民之力星火號召潦草塞責畚其高以實其下斬其旁以展其腹而已非必崇厚而堅垣也有如斯衢斯亭之不繇刑驅而不以利沮發於父子義理自然之天而爲鄉人動息無窮之利者乎是則義衢亭之名可謂稱情矣使天下之人皆如尚麟父子則於

聖朝之治化豈小補哉尚麟遊覽江湖吟弄風月雅爲縉紳士所重其他義事類此者猶多觀此亦足以槩之矣弘治辛酉冬十有二月朏記

萬松軒記

萬松山在休寧縣南五十里汉川山故多松且接旗山之麓炳靈毓秀鍾於人物宋少師程公懷古實家其下比爲特盛者也國初吾宗養晦先生徙其遺址居之百餘年來松固剪植不一山則屛峙環抱千載如一日先生之後詩禮相承駸駸蕃衍五世孫永義若早失怙讀書好禮克自樹立以拓其世業乃樂是山之端靜愛是松之挺拔而開軒以納其勝扁曰萬松良以生於斯長於斯食其水土以養其氣故其爲人敦厚則似乎山果毅則似乎松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惟其似之是以樂而愛之爾群從昆弟子姪有若耆壽昂藏領袖鄉黨若山之不崩松之不凋若有秀整多文氣邁江湖若山之峙特松之喬挺者有窮經致用蜚聲庠序若山之可以爲鎮爲壓松之可以爲棟爲梁者所

君莫不有軒亦莫不具此萬松之勝而君獨擅此而君亦號萬松山下一奇士矣舜民足跡半天下見山松非不多無能稱萬松名者惟西之張掖南之雲貴皆有所謂黑松林焉望則雜霧屯雲百里無際入則幕天翳日連朔始達不特萬而已謂之萬萬可也然中無主人旁無芳村空劇蒼髯誰其盼之今年造君之軒對此山與此松而覩此扁則平生所見恍然盡失之矣今而後山氣日完松株日茂軒扁日彰而人物日昌以大有可必者程公安能尊其盛於前哉既數月君來謁記因書此以歸之弘治辛酉冬十有二月朏記

明齋記

休寧之陽湖孫君志字道用一日請余來記其所謂明齋者余詰之曰齋小室也君子之藏修於是乎在中世自李約蕭齋相

前高齋而後齋之有扁多矣予獨扁曰明其於撤修之義也何
居君曰志於道非聖人之教乎吾友趙之命名與乎寓之字既
取諸此矣吾則以爲欲志於道非明不可也所謂先明諸心知
所往然後力行以求其至是已吾且於親之暇於是敬焉修
此廳後是扁之揆乎吾目警乎吾心將如深淵以警乎彼而於
存之名與字爲無忝也奉教之勿辨字推借之義爲取明哉
齋與或假山水竹木之幽奇能不畔乎道者鮮矣何有於辨其
名與字不惟不畔而又知用力之方如君者邪君其勉哉吾新其錄
於吕大父慶遠處士常出粟六百石賑饑
鄉推其門大父公淵處士尤篤於財尚義好善扶難解紛所交
皆縉紳士父用彰處士續書好禮究紹先緒衛學守愛與學不
謂君以高潔少俊所操持有如此矣然道不外乎人倫日用常

行關閭當明之當行上焉人居家處鄉事上接下若何而爲孝弟忠信若何而爲禮義廉恥若何而爲積善爲安分爲濟人爲利物慎思審擇一毫不昧所謂知也篤信實踐於既明之後不以勢遷不以私撓所謂行也明之非難而行之爲難明而不行徒明爾鄉先生懼是也夫以道問學明之爲子參子易以尊德性而爲之辭余乎謂之明齋非不欲以行齋勉之特以大學之明明德列之一字實兼行義於格物致知固明之事而誠意正心脩身亦明之事也君顧是齋[illegible]不以明對行而以明統行不惟無忝於名[illegible]亦有光於乃[illegible]余誤用以是[illegible]曰[illegible]以[illegible]弘治二年[illegible]記

[illegible]齋記

堂名世德何知所本也基于縣北黃墩之東構于故汪處士臨奉直大夫南京工部員外郎志善扁于其孫邑庠生潮其先與余同出唐越公其派盛於宋簽樞彥及之世而國朝遂昌知縣淮其父延平府學訓導以朝其弟第進士歷知武岡陜二州遷南京工部郎中璘其子晉州判官貞江山縣知縣應義民仕政並其從子義官芝其從孫也潮與群從泗沂澂並業舉子遊庠有年駸駸向進出者名實加于上下而遂昌尤以廉著處者惠愛溥于鄉黨而奉直尤以義稱人知其累世所享之隆而不知其累世所修之厚此潮所以扁其堂焉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先儒以為使凡周之士亦皆世世修德與周匹休堂扁之義固如此書曰世世享德堂扁之義亦未必不如此蓋德者諸福之基惟能世修之斯能世享之修之其本享之

其效也昔人有出則治獄不冤爲將不殺虜則道不拾遺鄉稱君子而慶鍾于子孫者是一世修而歆世享矣矧世世修而世世享者乎若夫父德在民子雖沐澤而猶賴其福父怨貽章子之善未能及人而無以庇其身者此又世德修與不修享與不享之往監也堂構滋久而堂中人事益昌以大宜其有是扁後世升斯堂瞻斯扁尚亦知所務哉潮請記因述此以應之璿字舜璣崇階茂績方陟未已潮字禹疇學行兼粹登庸可立族堂扁之光余益於是乎屬目弘治壬戌人日

率溪書院記

予嘗爲休寧汊川宗人尚和節夫記其柳溪書院矣時知吾新安郡城南在宋有紫陽書院婺源考川在元有明經書院而已既而繙郡志始知先輩所建不一以休寧言之宋有程文簡公

泰之之西山書院元有汪縣尹作册之秀山書院汪浣判仲玉之商山書院

國朝成化間又有故程處士希隆之率溪書院皆孤陋所未聞者方窺恨歉而處士之孫曾乃以記屬翥程為率溪望族山川之秀鍾於人物者有素曾本名曾杰字師魯幼與兄文杰資性竝穎異處士因建書院延名師俾與族之俊秀講學其中規模宏遠視尋常家塾之訓不同誠吾道之盛事也三十年來曾兄弟學業大進文杰以詩豪寄跡江湖縉紳士多有覩其作而慨未識其面者曾充邑庠弟子員極為流輩所推重每秋舉必以首選期之時雖詘而名益著處士之書院厥功亦云懋矣雖然書院為講學而建學以明道格物致知非索隱也學以體道誠意正心修身非行怪也學以行道齊家治國平天下非干祿

也是之謂明體適用之學苟能在家少為良子弟長而老為賢父兄居鄉祇行為善人濟物為義士交人為益友出而事君為良臣為忠臣為廉吏為循吏等而上之若商山則為院判之有德鄉邦若秀山則為縣尹之有聲文苑若西山若明經則為文簡公與胡雲峰之碩學若紫陽則為朱文公之大儒何莫非道之當然何莫非學之所成何莫非處士書院之功哉不然徒以剽竊補綴記誦詞章為學資之以釣榮名媒大利則是尋常家塾之不如決非處士書院本意矣昔人有言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又言學者猶種樹也春翫其華秋取其實講說文章春之華也修身制行秋之實也請以是言揭于書院之左壁不無少補至其建之時與制及處士家世之盛行義之篤則有鄉儒吳君淵等上[illegible]文在下

焉用齋弘治壬戌上元日記

慈養堂記

養親于職之常不足道也然有不得具慶之樂而僅幸偏侍焉者則其心愈謹情愈切而養愈周有出于恒人之外者在已感之以爲幸在人目之以爲孝於是養有堂堂有名乞詩徵記以表其事若程君尚潤慈壽之堂所以奉其母孫孺人者亦可嘉尚也已尚潤世家休寧之率口其先出晉太守元譚宗祊蕃碩若故學士篁墩先生寔其近族也其父希大處士不幸早捐館時尚潤年甫十有三母誓志守節極力訓子以不墜其夫君之業尚潤甫長能卓然自立走江湖植門庭歆詩禮隱然有祖父聲光自念早失所怙而幸賴慈訓以有今日故思有以暢其起居而安其食息宜其寒暑而奉其晨昏焉此堂之所由作也謂

之慈則母之德矣趙春暉謂之養則子之心直寸草耳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慈非昊天罔極養非欲報之德乎尚潤之爲人子亦可嘉尚也已雖然慈無以加矣養之道有二焉口體也志也口體之奉固不可缺而志爲大曾子之孝卓乎其難及矣古今人孝之根於性者未嘗不同而曾子之至行留教萬世者人之所共聞也然則尚潤之升斯堂顧斯名左右無方惟志之養而遠師曾子之至行俾母樂其有子而無求亡之嘆則其有以出于恒人之外而副斯堂之美矣豈不足以爲程氏之孝子哉尚潤年富而資敏嘗從學於其族父茂材師曾他日當有所自立以顯其親者亦因師曾之請而記之以竢弘治壬戌正月望後二日記

碧峰記

古人以名爵人諱名而以字固云采文後世以居以地以山川以草木以志尚趣好以箴規識戒往往有別號又采文中之嘉文矣雖然文近乎中且近乎僞者之事故惟賢達君子驗人緊容與江湖之彥山澤之癯則有之中人以下不及也若欽賢深朱君祖超達若碧峰之號非所謂以山者與其爲人淳雅恬澹富而好禮嘗務學皆遨遊淮浙間交接名士爲時流所重非所謂江湖之彥者與藍君所居之前有峰秀拔碧色如染朝夕對之端足以供眺望而靜儀形古稱新安大好山水是峰又大好之冗者君每遇天朗氣清嶙峋在目謂可以擬華山之蓮花雲構霧靄嶒峗適跡謂可以擬衡山之芙蓉雨其下而月其上謂可以擬天柱之高俯紅塵而仰絳霄謂可以擬落鴈之峭雖徒步異狀而岌然不變謂九疑之迷眩不足取雖不出庭除而當

户分明謂泰山丈人巫山十二廬山五老之險遠不足多君於是峰也可謂樂之不淺矣其爲是號也可謂取之不輕矣夫峰山者也山宣也山以定氣散生萬物然則君之生本得乎是峰之秀宜其樂而取之以自號也君今而後德與是峰同其高君與是峰同其重壽與是峰同其悠久斯稱乎碧峰之號矣君介余宗從廷祥先生以記見屬余聞君有是峰已非一日特恨未接目爾姑述此以爲後會張本云弘治壬戌九月下旬記

孫田世忠行祠記

余少也聞諸長者知先祖程忠壯公靈洗爲吾新安偉人陳[illegible]童過篁墩謁世忠廟讀羅鄂州先生願所撰碑記載公在梁[illegible]布衣起義拒侯景之亂保[illegible]鄉所歷[illegible][illegible]晚歸于陳[illegible]命上將卒配享高祖廟庭功烈赫然[illegible][illegible]載公卒年[illegible]

尤爲鄉人所稱及讀陳書公與其子文季各有傳忠義之蹟歷歷可數史臣稱公父子治兵整肅與衆同勞皆匪私財利士多依焉故臨戎克辦又知公爲天下偉人此故鄉廟食所以千古不泯世忠之額所以見賜於宋寶慶間而聖朝祀典所以不廢也公子孫散處六邑又益蕃碩莫不各立行祠以供祀事而休寧縣田之裔缺焉延世有浩遠者盼立忠壯會歲時合族爲位而祭于家浩遠沒其子泰亨謂不建祠則無以妥靈而致遠於是倡族出錢收息久乃購地并捐地一畝于所居西北墩上掄材伐石卜築有期不幸疾弗起比易簀猶切切晝弌俾諸子終厥志既踰年是爲弘治庚申其次偉祥等[illegible]順昌雲奴等董工造正堂門屋各五間兩廊十間落成于辛酉七月堂之中分三龕中以奉遠祖周忠誠君嬰左以奉始遷新

安之祖晉太守元譚右以奉公蓋推公之心以及所自出遡其左閭祔始遷休寧之祖唐末東密巖將濮右閭祔始遷孫田之祖宋處士諸四及本支之祖元處士文慶蓋又因公之祀以及所由分也左祢以奉泰亨爲建祠本其初志又嘗編家乘有功於其族也皆設主歲三朝則懸遺像合族序昭穆拜堂下歲十有三日爲公始生晨又合族割牲致祭製花燈娛神禮畢序坐飲福而退如此者凡五日既又慮無以示後介其姻友洛賢吳君以傑請記之或曰士庶人祭其先制止高曾祖禰而已今不僭乎余曰禮可義起古之鄉先生沒而祭于社矧祖功宗德有不可忘爲子孫者義所當祀也或又曰額承世忠學以事公可也今諸祖皆在不從乎余曰古之禘祫總於太廟分非可比義則不殊例其諸祖之得祀實因公而推之也於乎是舉也可謂義

宗矣蔡田之族無忝於爲公之後矣所謂盛德百世祀者非公
其孰能之公眞儒人矣後之人守而勿替可以尊祖可以睦族
可以厚風化雖千萬世可也而今而後云乎哉

徽州府修學記

新安廟學唐以來在城之東北隅宋雖兩徙烏聊山及南關卒
還舊處上下千載間創立起廢凡經幾賢守各有記紀于貞
珉其迹可考也弘治庚申冬莆田彭先生以刑部郎中來知府
事首謁廟觀殿廡兩皆欹漏聖賢像及梁棟墻壁繪畫皆漫漶
星外門持敬內門及省牲所亦皆壞升堂揖諸生幾三百人而
學舍僅三十餘間強半傾圮他所乃喟然歎曰文公父母邦廟
學如是何以供祭而造士嗣是朔望謁禮外恆數日一至考校
諸生必先德行後文藝黜侈誕優寒素尤切切於信正氣抑奔

競有志篤而力勤者毋公餘又進之郡齋提撕警覺以勗其成
越明年紀綱既布民政克舉乃與同知三山孫公煒通判睢陽陳公
理推官瓊臺梁公繼議興作遂捐鹽榷商稅所入鳩工庀材於
隸者易之漫者飾之壞者葺之既又相于東南拓地長五十丈
廣七丈移置射圃為觀德亭三間左右輔舍各二間繚以高垣
周五十餘雉乃即射圃故址連舊舍闢之通為棟極者八為室
者五十有八室分二間為間者百十有六戶各南北向標榜置
號其上四壁及地並甃以磚石舍後為會饌堂三間堂後為庖
湢所復於文公祠閣前築觀蓮池北浚為磚地數丈以廣祭時
執事者聚立之域學官諸廨舍亦並加葺理財不費官役不
困民力凡扁榜皆易雕華力妙一時於是廟學不惟煥然一新
而諸生且有肄業之所矣教授三山黃君混偕僚友咸謂予

宜紀其續辨民何人敢當此哉惟昔文公知南康軍五月一詣學幾一年乃修學其教學者無他道但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而已其次第在格物致誠正修齊治平而已此有體有用之學也孔子以授曾子傳之正學非後世記誦詞章之末學也學者誠能用力於此循序漸進大而爲聖賢事業其次爲忠臣爲孝子皆自學中出矣其諸科場之捷青紫之榮直緒餘爾莘庵官文公之邦所以請學修學所以教諸生者亦以文公爲法如此蓋學文公所以學孔子也諸生生文公之邦又遇賢帥帥安可不知所向以自竒乎莘庵名澤字澤物長沙人世寓金城素以忠孝自許爲學爲政皆識其大者在衢安未幾載嘗修譙樓及紫陽書院建清軍督糧理刑三廳及申明旌善二亭皆撤而祠改爲之於民不擾又注意修郡志以續百餘年墜緒修養濟院

立義塚以周無告與沂塗歸之民其績與脩學等士風民俗為之翕然向正他日所成未可量是役也知歙縣事樂清朱君諫與有功焉檢校新昌呂君中器實董其事克贊厥庵之經畫皆可書故併及之弘治辛酉秋九月甲午記

永思堂記

龍溪逸人程其姓景昌其名順德其字孝友士也其父仁綱公有才知遇事倜儻為一鄉領袖母吳孺人淑惠勤儉克稱內助故其家日以盛逸人資稟穎敏幾有令譽二親鍾愛之遣從余族兄鄉進士應明先生受詩未卒業而孤時二弟景暉景暘尚幼其父所欲為多賫志未就者逸人無復用世意而偕其兄景昂昕夕汲汲思繼父志完其基址斲創其居室并二弟之娶追復祖墓之湮毀者逸人之所為多既又從其宗人篁墩學士

修統宗譜以敦水木本源之義寔惟親恩罔極有不可忘復創堂居側以奉嚴慈遺像歲時忌日則致薦其事亡如存之心迄二十餘年如一日也余族祖行君錫先生造其堂而重其爲人因扁之曰永思且爲徵記余嘗愛下武之詩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其三四章皆曰永言孝思其五六章皆曰受天之祜蓋永思者受祜之本受祜者永思之効詩人所謂善於言孝矣廼人有家武王有天下固非等倫思之大小祜之隆殺相去亦遠然必有其本而後有其効其爲孝一也斯堂之扁非探本之論與若所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與夫爲善思貽令名爲不善思貽羞辱者皆人子所當思也所謂職思其居職思其外職思其憂者皆有家所當思也廼人之永思亦必不外乎此第余歸溪之汪與龍溪之程村非

朱陳婚姻則世世如朱陳而余隨牒仕路竟未能一升斯堂爲可慨爾故於其崇庳之制落成之歲月不及致詳而特述所扁之義如右云弘治壬戌冬十有一月下旬記

三松堂記

休寧之由潭吳公廷輝門有三松號三松主人余先大理右寺正從兄守貞嘗爲之記矣先左布政使族叔希顏又嘗爲之扁其堂弘治辛酉余謁之飲于堂上三松蔚然真如五大夫參拱于前者公因以記見屬余平生見松廣矣以文字詠松亦多矣然未有如公之三松者其蒔也皆可百年其大也皆可十圍其高也皆可七八尋其餘皆挺直不屈其膚皆竅析溜雨其枝[illegible]皆倒生若太谷之栢遠望之亭亭如三幢蓋白鷺群集飛鳴[illegible]詩人如三峰積雪狀於戲世之松大率深林中有一若此亦[illegible]

許矣翔有三子翔萃于一門而堂之高明弘敞又足以納其勝乎是誠一大奇也公性坦然如三松之直氣守則儼然如三松之昂藏居鄉處事則毅然如三松之剛而不屈至於承世澤之隆致貲業之盛垂詩禮之緒則又欝然如三松之盤入地聳層霄而餘蔭之盛足以覆下矣他日壽躋期頤領首斯堂之上豈不頎然如三松之茂也哉大率由渾之山阜川原寬博深厚故其秀氣鍾於人與物者如此古之愛松者若杜甫之四松鄭薰之七松視公不爲多陶淵明之孤松崔斯立之二松視公不爲少亦各樂其所有而已至於取之以爲堂扁則公之所獨也公及在堂諸客聞余言皆曰是可以爲記余曰未也既明年族弟庠生逵謂余曰公三子時暘時憲時智皆俊秀穎敏每昕夕拜堂下侍左右森然如三松之喬楚將來或隱或仕亦如三松足

躋鄉科登有可必者然則斯堂之扁其不猶三槐之可徵乎

余因記之以俟遂字大之布政叔之子公之婿也弘治壬戌春正月下旬記

晴旭樓記

歙鉅族靈山方氏有處士興淵者勤儉創業以立其家非常流也嘗即居側橋頭建層樓爲燕適延賓之所篁墩程學士爲之扁曰晴旭其子珍等善繼先志一日因其姻彥許進士舜卿以記見屬余詰之曰旭日方出也樓其東向乎曰否也背北峰而面南淵東其左矣又詰之曰晴旭者陰雨之對也有陽必有陰亢陽不爲過乎曰非是之謂也禮不云乎升高明遠眺望惟陽則其明始遠矣於戲樓扁之義如是而已哉豈墩必有意存焉夫天地一陰陽陽以生物陰以成物可相有而不可相無矣然

陽高而陰卑也陽明而陰晦也陽剛而陰柔也陽健而陰順也故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爲否日者陽之精日之方出振陽之初乎晴者陽之舒日出而晴非陽之盛乎不徒曰旭而曰晴旭則自昧爽以至大還皆陽矣以方位言南離陽也北坎陰也樓之面南非有得於陽之高明剛健乎特果晴旭而居之則八窓洞闢靈耀流輝生物滿前嘉賓時集所謂內君子外小人之泰者固有之矣將或陰雨而居之則高明之體不易剛健之德不渝雖不覩晴旭而晴旭之景常在所謂內君子外小人之泰者胷中亦自若也惟居是樓者顧是扁而思是義可焉舜卿乃曰雨暘貴時若也晴久必閔雨然人之情晴則舒暢晴稍久猶不生厭心雨適三日則自爲厭而苦之意是晴旭者又人之所喜也庚士癸子有是

樓既得焉嘆之而又聞先生之義將與古之朔月樓晨輝樓者同垂其名於不朽矣遂索筆書以歸之弘治壬戌人日記

一鑑亭記

予一日於先生衛軒誦朱子觀書有感之詩其曰半畝方塘一鑑開言夫君之涵徹也其曰天光雲影共徘徊言萬理之昭徹也其曰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則又推本其所自而言之也朗吟數過愛其義之精味之長而不忍釋從子明企歸自歙之巖溪許氏家塾詣軒中再拜請曰許固世交而宗賜處士又見知於叔父者嘗闢地居側鑿池可半畝池中爲堂分其前爲大池一後爲小池二堂之上構一亭爲登眺所欲問名於叔父其謂之何予曰異哉處士之亭其有合於朱子之詩乎何從之請會逢其適也名之曰一鑑可已明企歸謂處士曰斯名也正

處士之所擬而不敢者也處士當閒暇時逍遥其間或翻書或吟詩或皷琴端坐或携客同賞顧瞻前後池水清澈天光耿耿雲影淡潑足以豁其心目而怡其性情真有如一鑑之在前者叔父因名之矣敢請遂為之記予曰未也汝之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得其粗而未得其精也斯亭之趣顧如是而已哉朱子之詩亦豈如是之謂哉處士於日用常行之際其必倍加涵養務使一疵不存萬理明盡而靈府瑩然無少壅蔽則所謂一鑑之開天光雲影之徘徊與源頭活水之來者不于其池而于其心矣處士明敏特達遨遊江湖而有遐於斯亭之樂其趣罔不允然必進乎朱子之義而後始無愧於斯亭之名也明金遂請書以復之弘治癸亥三月之吉

記

雙節堂記

歙靈山土著大姓曰方氏有隱君子曰永暹者終于客邸享年僅四十有二其配鮑以貞静勤儉自勵撫其諸孤時長男及其女皆遂有室有家之願其貲業較永暹之存爲益盛其節槩然爲遠近所稱旣而瞻亦遂世無嗣其配吳年尤富能視其姑之節以爲之則誓無他志每旦夕升堂躬盡孝婦之禮退處深閫中寒燈耿耿形影相弔其節之立又有難於其姑者於是鄉之人皆曰方氏有雙節矣咸痛其父兄之不幸而獨幸其有是母及是嫂焉因大扁其堂曰雙節又多得諸縉紳之詩以詠歎之弘治乙卯鮑以天年終吳之守益以固及今春秋亦五十有

一而所謂雙節堂者固無恙也晨昏無以示遠特介唐模汪君昭賢以記見屬或曰家有節婦婦之美矣非家之不幸乎余方氏不惟有節婦而且有雙節婦又非不幸中之不幸乎余曰噫是何言也伉儷之數有修短之不齊者命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婦有節則家庭賴之以不替人紀賴之以不墜矣子不致人事而驗天道乎婦之守節者其家曷嘗不興婦之失節者其家曷嘗不敗古云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節之立與不立其盛衰之尤易見者乎易曰積善降之百祥節者婦人之大善天之降祥亦必大矣謂為家之不幸可乎是則方氏有雙節乃方氏不幸之大幸也其家之盛也宜矣或者默然昭賢曰是可為堂記[illegible]之飽出崇樾吳出澄潭皆詩禮大家素有楷範昭賢[illegible]石家皆歙人也弘治癸亥三月下旬記

東園小隱記

吾大坂宗族以家計凡三百餘近世來質之美者多萃于葛廷取故科名亦盛若延光處士之質又美之尤若也蓋自髫齔從家君抑齋先生遊不一二年即以詩鳴其於群書一覽輒強記英響早起遠近駭聞莫不以用世之器期之處士既長乃塵視軒冕歲惟教鄉塾收束脩之貲以奉二親甘旨之需罔有不備暇則與兄廷起及群從諸公相師友講經議禮不少倦其於世態一切澹如也既而謀于父兄即所居之東偕其從姪子輔搆園半畝構樓數椽以為幽居行樂之所而曰東園小隱因號東園其樓不華不陋惟貯琴書不雜他物其園不花不木惟蒔蔬數畦植梅數株以供清趣客至酬酢餘相與凭欄一眺則大坂山水之勝[illegible]以江西

按察僉事朝賀

聖節便道省親于家嘗登樓劇飲則吾弟生民先爲之記于右壁矣舜民因叩之曰隱而謂之小也何居豈以園小樓亦小與凡身用之物莫不皆小故索其位而樂其常與處士曰然舜民與處士生同景泰癸酉時方四十有三意其不可以終隱也於是復叩之曰隱者長往而忘返所謂烟霞錮疾泉石膏肓是已今但曰小隱則非長往者比其有取於聖人之無可無不可乎處士曰有是哉既而舜民別去明年有雲南道監之行秩雖遷而形甚勞欲借東園一日之樂有不可得者弘治庚申舜民聞亡母訃跳奔還而處士之尊翁先生亦先卽世處士奉母事兄孝悌之名益彰其學行亦益純以粹所謂東園小隱者猶曩日也今春舜民登樓再坐處士曰曩侍先兄叩吾猶存日予之仕吾

之所不及吾之隱子之所不鄙也幸記之左壁他日子或引致政白首重聚拭目一誦則子之記非北山之移文而吾之隱乃所以爲大隱矣處士於舜民族行最尊其志高其言順民不能詰姑書此以俟弘治壬戌上元日記

怡樂堂記

兄弟者分形連氣手足至親也怡樂之情本乎天性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孔子曰兄弟怡怡怡樂之義備矣世之人孰無兄弟能稱斯名者或寡吾宗從曾祖行行素先生前室子璵字伯充次珷字仲砆繼室子珏字叔瀏次璜字季華俱克紹先生家學能詩文雖出異母兄能愛弟能共有脊令之義無鬩墻之釁而致其父母之順也久矣及先生即世伯充不壽仲砆等益相睦及各有妻子內外無間言家君僉憲公爲名其堂曰怡樂季

華甫屬文記之於戲自世道趨下同母兄弟怡樂者固少異母兄弟怡樂者尤少矧有以名其堂者乎惟昔唐玄宗與諸王友悌嘗名其樓曰花萼相輝以爲兄弟燕聚之所玄宗上也擬之雖非其倫然而兄弟之情一也堂之於樓其制雖不同然而燕聚之所一也至於怡樂之爲名視花萼相輝尤其切至雖然堂之名不難於立而難於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古今之通戒也今而後金昆玉友登是堂顧是名而思是義年益高情益洽務使滿堂燕笑而無向隅之哭則斯堂之美將與花萼相輝之樓並傳不朽詩之和樂孔子之怡怡所以取義於是者不爲虛名矣伯充之子姪鎬鐸亦各富文學恭諸父無鈌禮而諸父之恩意亦厚此於怡樂之名無所係而實怡樂之所至也故并及之叔潤號韞庵李華號松谷道人其學尤充云弘治乙卯春正月

養晦先生祠堂記

古之鄉先生功德足以及一鄉沒則祭于社溪東崗矣新安大姓多士著聞有擇里而居創業以開盛大之基功德足以及子孫沒則專祠以祭于家者亦豈多有之然其所謂創業若干皆求田之多以爲功問舍之廣以爲德爾至於文學之雅仁義之良詩禮之懿有以光其世而無務於無窮若吾宗養晦先生者千百之一二也其有專祠不亦宜乎先生諱洸字彥暉其先[illegible]吾大畈徙廻峰再徙休寧西門之柳溪在宋有諱某字叔耕者號方壺居士又號柳溪嘗師朱文公今列祀邑庠鄉賢祠先生生元末克世其學又得從其同邑東山趙聘君風林朱學士及吾宗蓉峰宮道三洗生遊故所造益深以遠所養益充以厚所

就翁純以粹與至用其緒餘楢諸詩文舂容雅淡初不刻意爲之而世之名曰作家者反出其下鄉之學者翕然宗之以爲郁塘後作至正壬辰兵燹後擇地邑南五十里曰紫雲溪得宋端明學士程公懷古遺址徙居之因構養晦山房以自終焉學者遂稱號之觀其自述可以知其胄次矣所著存性理便覽芳洲集勝谷吟稿多燬失不存卒葬里之紫莊子孫目書以碩書香不墜迨今七八世矣遂爲雲溪鉅室雲仍數百指其五世護紹鳳仁恒存端澄源祖等念先生功德之隆非尋常創業者可倫而懼禋廟之祀世遠當廢則無以報罔極之恩於是協力共立祠溪之上游以奉神主歲清明日則致祭祭用宗法既而護等又割田若干畝入祠以供祭享弘治辛酉舜民嘗拜祠下目擊其盛因嘆曰先生天下士豈特當祭于家如古鄉先生以祭于

然可也又豈特嘗祭于祉妣娣婦先生以祭于邑庠可也然
可謂先生之孝子慈孫矣其女學之傳於今益盛也有以哉
俾其姪邑庠生尚忠所尚和請記舜民同宗晚生安敢避哉且
著其祠所宜立以示其後而畧其經營歲月云弘治壬戌春正
月下旬記

奉親堂記

歙有純孝士吳君濬年十四失其生母何十五失其父士永慶
士十九失其嫡母江不數載閒以弱齡連遭變故各毀踰制遠
近異之因思無所恃怙乃與其兄上舍君淮奮力于學以圖顯
揚比年二十有三遊邑庠每試必先多士進補廩生所以困勞
之讓于淮弘治乙卯領鄉薦己未登進士第籍雖通于金閨錄
則載以永感君之心蓋時當可喜而有惕然可憾者在木幾出

知脁城地瘠民悍廢務繁劇君克勤克慎深得以孝移忠之道
每載星少暇則陟岵陟屺之悲未始不動乎中洎來視入倘俸
餘以應所須固有客既而就官邸葺一室中崇三主扁曰恭覲
堂晨[illegible]暮省出告反面眞有如父母之生而存者脁城之民亦
各有所觀感而興起焉或者乃曰是堂之[illegible]易以思親[illegible]
遠矣爰奉之有君俛而不答蓋常人之情徒知生事之爲孝而
不知死事之爲尤其見不及此也君今年春三載績與余同
衛鄰下間語及此請余曰是豈一朝一夕之[illegible]隨日[illegible]
以爸歸老當終身不易子幸爲我說之惟[illegible]
於軒裳君子昔宋[illegible]承旨過又其廷從事[illegible]
[illegible]以孝友推重一時名[illegible]人傳[illegible]
[illegible]知此眞足以紹前修[illegible]

[illegible]黎年又聞有可鈞先生者學行純篤不求榮達延秦郡志隱逸有傳君之祖也有孫如君可謂無忝矣君年未及艾近膺臺薦才望日隆

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君將奉陟通顯推奉親之心以轉化理以齊整天下風俗此余輩所深望乎君者豈但一邑之政三年有成而已哉堂無定在君奉親之心則自少有妻子以至于仕未嘗因物而有遷識者惟取其所扁之大意可也君字清甫晉庵其別號云弘治癸亥白露節記

雙慶堂記

慶行賀人也故人之得乎天凡有可賀者皆謂之慶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是已唐詩人以父母俱存爲家慶而宋大儒又以爲具慶若歙西鮑崇德世基扁其堂曰雙慶以奉其父永亨

處士母劉孺人者其義亦若是夫世甚之言曰吾高祖安素翁善吟咏有時名曾祖家普翁大父升淳翁皆誠朴三世居鄉惟善是行未嘗求謀于外故生計索然吾父性孝友昆弟四人而父獨長懼無以奉宗祀而供伏臘也乃偕叔仲復挾微貲於蕪昌之三山磯貿闤田召傭以耕歲收其穀則航而市之蕪湖嘗經大江有覘其市穀之銀在舟乃肆狂言紿舟渡江欲因以縱之者值大風揚飄弗克艤而止明日還所鬻貯銀于罌至夜賊緣垣直索其銀以杖碎諸罌不得而去然銀罌良在或者謂之天幸內助又藉吾母之勤儉故家業亦少振今崇德與兄相各有家任出入經營之勞惟一女兄亦既有家且各有子及女而吾父春秋屆六十吾母五十有六俱康寧無恙得以從容同享太平之樂於堂上回視前日之險阻艱關亦可謂於此焉壽之

名所以爲也崇德府先生爰有素學爲記之惟天之降餘慶於善人也循序而不迫漸進而不已若承亨處士之伉儷若妙質夙成懿行媲美天乃啓之於前而裕之於後橫逆之不虞則陰相而曲全之及其年躋耆艾也又生賢子孫以幹其蠱而弘其業且畀其精神使之老而益壯他日高壽盛福駸駸無窮可卜矣自世基葺之安得不謂之雙慶也邪堂成有年余嘗造之不陋不華足稱雙慶之起居是誠不可以不記也世基讀書知禮纔踰弱冠往來吳中已數載多爲縉紳士夫所器重云弘治癸亥十月既望記

致遠軒記

休寧之臨溪程處士以明年丁卯二月三日爲六十始生之辰吾宗汉川光宗其館甥也欲徵文以慶處士聞之謂曰無以爲

也慶壽文類多誇誕夫何益吾有致遠軒焉嘗圖所以記之則吾軒有耀而予意亦至矣光宗以爲然乃叩予以請予曰非寧靜無以致遠諸葛武侯格言也處士欲習靜者名軒之義殆取諸此光宗曰否昔子夏謂小道致遠恐泥處士欲學大道者名軒之義殆取諸此光宗曰否然則云何光宗曰處士名武字士毅曾子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朱子釋之以爲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處士蓋有志於任仁者故因字以名軒因軒以自勵而非如前所云也予嘆曰賢哉處士美哉斯軒是不可以不記夫仁者人心之全德身體力行不容一息之少懈其任誠重而道誠遠也然任之重固非弘曷勝而道之遠尤非毅曷致日一至焉非致遠也月一至焉非致遠也三月不違三月之後少懈矣非致遠也夫以顏子之賢尚如此况

下顏子爲萬者可不於斯焉倍致其力邪予聞處士爲人資豪剛果亦庶幾乎毅者然不弘焉所用其毅體仁不貳無所用其弘否則所致者徒遠無益也今處士年既六十此志弗懈可謂遠矣由茲而往遐算無窮道里之遙不可程計少不自強則半塗而廢亦何取於斯稱而犯好名之誚哉克終之美處士其懋之使年彌高而德彌邵則孔子所謂仁者壽又於處士足以徵之矣光宗起而再拜曰富哉先生之言不特可記是軒且可以爲處士壽也遂書以歸之正德丙寅冬十二月吉

恬菴記

休寧瑞溪金君思濟幼失怙鞠於母氏既長寬厚樂易事母盡孝友悌於兄弟田廬錢帛之類必讓兄所取而後有之接人無少長衆寡和氣藹然遇事有乖於義則毅然直以折之不少假

倩年五十即以家蠹付之子事之利害境之逆順皆處之泰然以至一切世味澹如也人以是稱之余族叔德裕因扁其居曰恬庵鄭侯何公子敬實書之其子天珪天珙請爲之記夫恬安也昔武王誥康叔曰引養引恬蓋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人在穹壤間生養安全者其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也洪惟我

朝

列聖相繼仁漸義摩所以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者厚矣余氏裔本故家詩禮繩繩又有生養安全之資焉君之所以能恬者固其生質之美亦惟需

聖化承祖澤之所致也矧有二丈夫子足以寬其累于夫然則君之眉壽未艾也余族叔之扁可謂稱情矣余故不辭而爲之

記正德丙寅冬十有二月朔

東園守拙記

余姻丈溪源程公士昂闢其先塋東隙地爲園構屋以居扁其楣曰東園守拙其次子頊余姪婿也以記請時弘治癸亥適余以雲南按察副使守先母服闋赴銓曹弗暇應既而奉璽書列銜山東賑濟淮揚徐歲益甚歲乙丑之福建按察使任明年是爲正德丙寅歷還河南左右布政使兩隨牒過家頊請益勤余詰之曰尊翁抱負也明朗言動也詳慎守身非拙者生財也有道創業也有方守家非拙者今茲之扁過矣頊曰家君豈故拙者哉見世之巧者心萬岐而非其正計百出而非其良與造物皆馳而卒不能出天地範圍之外其成幸也其敗宜也福之所鍾豈在此輩東園小矣樽有酒牀有棋壁有畫几有琴

架有書可以自遣可以娛賓可以訓子園之外山可樵水可漁田可耕與至則躬帥僮奴致力其中足以供伏臘矣巧於此無所施也鄉有不平者造園中且以解之有貧窶者造園中惠以周之有負氣恃勢者造園中禮以服之巧於此亦無所施也余聞其言而韙之蓋公之所守雖拙乃所以爲巧而世之巧者乃所以爲拙矣杜子美曰用拙存吾道用拙亦守拙也公稟受摧健福壽猶未可量余記爲足重請以周元公拙賦書諸紳而終身用之正德丁卯人日記

竹塘記

竹與塘江南無處無之然有其一而樂之者鮮矣矧兼有而樂之者乎矧又樂之而取以爲號者乎蓋塘以瀦水而竹於水特宜淇澳菉竹所以起詩人之興也吾宗欽西信行里有叔美

者居之南有塘半畝餘塘之前有墩横如琴墩上有竹可數千本平時水天照映俯仰休休勁節清風怡然自伍因自號曰竹塘居士南臺御史趙君俊書竹塘二字以畀之其家嗣繼曰繪圖裝潢成卷請余爲之記余聞處士性儉朴鯁直少有志操甘清苦應事接物能和而節孝父母友兄弟睦鄉族皆無失道嘗挾重貲商游四方歷荆襄甌閩吳越梁宋以及齊魯燕冀而於清源獨久雖販貨殖然一介非道義不輕取于客邸事惟積公論不隨勢低昂朋儕皆服老倦于勤即言歸而家甚裕訓誨及其季曰綏甚嚴以繼天資不凡命治春秋充郡庠弟子員況斯文士相過從必盡誠留款與人論治家居鄉唯敬信勤儉爲先或鎮日西竹塘飲容端坐不少倦郡鄉飲每延置賓列竹塘之號盛稱縉紳間良有以也是宜記塘深不計尋丈固澄不清而

挠不獨竹則六十年一開花結實必有鳳棲焉又六年則根而出若老人兒齒者故曰紓以六十筍亦六年以人徵之繼其九苞之鳳與居士其兒齒之後出與竹塘之孫可必矣是宜記繼於是再拜曰先生之望過厚生安敢當然而家君之情未必不如是也請筆之以俟正德丁卯上元日記

勝遊記

男子生志于四方遊者男子之常也然士之遊探奇覽秀弔古尋幽李太白所謂江山多勝遊者是已商以行貨者也遊而得士之勝豈非鐵中錚錚庸中姣姣者哉余宗人華西門柳塘先生之後有曰縣者其賢矣其家頗裕而向學頗自勉比弱冠以父文炳處士命挾貲往來閩越吳楚間什一之方非不勤生殖之計非不贍而其足之所至身之所歷目之所及而非名山於

川則雄峙鉅鎮非仙巖靈澤則聖跡賢蹤以至清風明月美景良辰何所不有或賞而吟或酬而歌其才以充其識以長其質次所得有出於貨利之外而非彼蠅營之徒所可及者是璨之遊名曰商而實則士不謂之勝遊不可也抑柳塘先生遠矣又炳處士學行修飭向爲鄉里後進模範璨承家教已非一日其諸凡亦皆儒雅足以相友其遊之勝不謂之有本又豈可哉嗣春秋方富勝遊尚賖他日所得視司馬子長之遊或不少讓斯可稱矣一日製巨册請余作勝遊二字于其前而空其後若將有待者余喜其名之稱情因又爲之記以期之正德丁卯閏月下旬記

河南清軍察院重修記

河南會城澄清街北並列三察院居其中者志稱成化元年建

爲刷卷清軍御史治所歲滋久屋老垣敗將不蔽風雨自古君
者所以虔
君命而出政令也矧肅政之地如是而可哉弘治十有八年清
軍監察御史岐山楊君武奉
璽書至欲修之未遑越明年是爲正德紀元軍政既舉有言庭
院當移置善地若君乃卒用開封知府陳澍議惟因其舊而新
之存其所可存易其所當易垣不求高惟其實屋不求麗惟其
壯木瓦磚石猶用者殆半餘價取之公帑所修屋以楹計者堂
若寢室若東西廂各六若穿堂若中門各四高明宏麗倍于前
所未修者略加飾治亦相稱九月肇工浹五辰而畢祥符知縣
李紀實提調綜營之鎮巡三司暨屬僚咸慶其成而民不知勞
又明年舜代以河南左布政使隨陞至未及視泉恭今秩君遂

以記見屬夫政有因有革君子之善善惟斯役其猶卑也遠不設
三代之田賦近不援有唐之府兵惟逮
聖制守條例稽尺籍不縱不枉投剔百餘年奸弊與之更新故
歸農者稱快而行戍者不稱冤一因一革允叶其中覩斯役雖
大小不侔其善於政一而已其居於斯奚忝哉舜民不敏直述
之以告來者君汪宗文學博行粹其政有所本云正德丁卯春
二月望記

東川書屋記

東川者在越城東隅韓氏故址也書屋者今廬江教諭君西憲
允復故址而創之也韓本相州宋魏公裔高宗時衣冠族多從
南渡韓氏有諱敏者始家東川子孫蕃碩以儒為業歷年二百
餘元季兵燹氏族散處故居尋亦蕩廢至君四世祖其始遷居

城南學宮之旁曾祖經仕至南臺監察御史祖陽發身賢科累官左布政使父桂泉翁以學貫天人薦累徵不就三公皆有圖復東川之志病其隣於軍營猶豫未決竟齎志以没桂泉嘗有遺言屬君君於是取東川自號以示必復弘治乙丑春遂購得其地蓋積之三十年始克成也先是其地已墾為田君司訓于歙庠乃遣人相其宜築而遷之扁曰東川書屋余時以福建按察使隨牒過歙與君道故舊因聞其事作而賀之曰韓氏之宗其興乎魏公之業不在君之子則在君之孫矣何哉有家之興廢與有國之盛衰理一而已故少康以亡國餘孽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夏道中興周自平王東遷累世不能復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此有國者然也古之姓氏必以地望始稱故家詩謂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書所謂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

肯堂矧肯構其得失可覩其興廢孰可知耶有家者[illegible]
大聖人也於國則欲為東周於家則夢奠兩楹之間其[illegible]
何如也君之此舉既克復祖業允克紹書香是豈尋常求田問
舍者所可彷彿哉是豈尋常威脅勢敓智襲計取者所可得哉
蓋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蓋天將興韓氏之宗而相成之也不然
是川也是屋也何不復翔於乃祖高官顯達之日而君以澹宦
清素乃復而翔之也邪君不以余貧為過因繕一冊以記丸託
余歷河南左右布政使至今秩皆攜以隨而君亦遷廬江矣公
暇姑書此歸之君當手植三槐于庭以待其後可也正德丁卯
三月望記

省齋記

昔余姻家戴處士廷德以省名齋余過而叩之處士曰吾性雖

不敏而勤於事處世久歷事滋多不勝其擾每欲有省之不可得故揭是扁楣間庶昕夕接吾目而警吾心焉近有知消作省齋二大字次之以郭熙古畫續之以箋而軸為一卷以見遺者吾觀其畫有峭壁之山有清激之水頗類吾新安又有城府我然有冠冕騶從在長途者有張飄操舟乘長風者而青山之阿茂林之下乃有巨室巋然漁已維舟而歸樵亦負薪而下獨其人閉關不出覗彼奔走名利者勞逸較然矣誠愛其有合於省之義請刪書蒙暇日幸為之記余時諾而領之且謂之曰省本作省署之謂也又為察為審不特有省而已天下事固有可省者亦有不可省者齊居獨坐精思籌度擇其可省而省之則又取夫察審之義焉抑余聞之古人云省事不如清心蓋心者事之本則事不求省而自省也處士摒衣冊拜大以余言為

然別及一載是為正德丙寅處士遽捐斯齋余從閩適汴又過而拊處士之柩欲再一論不可得矣今撿囊中前卷故在既不宜出新意以撤處士之不知尤不宜忘舊諾以負處士之初志庸隸省齋字大第昔所云云者書畀處士之子雖琯納諸齋中以圖不朽處士名涵仁休寧隆阜世家傑士云正德丁卯夏四月上旬記

時齋記

休寧之隆阜有姻友戴君遇者以時名齋求余記蓋君之字曰廷達以應其名而齋又以應其名與字也或曰時有達有未達顧人之所遇者何如爾所謂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如君之名之字之齋皆為順境而無所謂未達之時矣豈其然乎余應之曰有達有未達者時也而所遇欲達者古今之同情雖

聖賢不能異也或者不能對君亦難余之論余又申其義曰時在命隨時以聽命在人先時而動則爲過不可以言達也後時而動則爲不及亦不可以言達也茍不先不後會逢其適所謂待時而動相時而動是已君故家人物讀書好禮而寄跡於商者舟車四海惟不失其時則所遇者無不達豈必得時行道而後謂之達哉洪惟

聖朝治隆一統百四十餘年之太平民物阜康聚廬託處于光天化日之下者罔有一之不達此又爲時之大者吾人所遇之甚幸也君不可以不知若先正所云行當其可之謂時則又聖人之能事矣余不敢妄引以告君於是避席斂容曰是可爲記矣爾書以歸之正德丁卯夏四月上旬記

玉泉寺重創記

吾新安郡城西二十里許有寺曰玉泉唐大中二年建以其山
有泉四時澄澈如玉故名至宋呂太守沆作記曰潤泉寺然
年滋久起廢不一故記罔有存者不知主僧爲誰元至正間以
普祐授本路都綱重加建置寺爲之一振入
國朝百餘禩皆仍其舊弘治壬子秋遘回祿之災所存者惟法
殿鐘樓山門而已餘皆蕩爲煨燼主僧慶華率其徒衆法亨法
耀法寧正旺正助蓄財集力而創之以漸於是廟廡方丈棟宇
翼然至於像設亦皆煥然一新未幾正旺上禮部以才堪僧
錄司僧吏司治大隆興寺爲天下第一叢林究義等秩皆倫之
爲官其案牘皆吏主之謂之掌書誠極儁人之選也兼以醫藥
爲公卿大夫士所重可謂玉泉出色者矣歲癸亥余以雲南按
察副使釋先妣游宜人服赴銓曾正旺謁假寓邸甚勤間舉創

寺事以告且請記以示後來者使繼之勿墜蓋其身雖暫勞于陞興而其心欲退息于玉泉也余嘗其用出縣淮甸遷閩臬再遷亦藩尋至今官往返過郡聞玉泉據黃山之支挹翠羅峰之秀群山環拱松竹隱蔽欲一遊以賞其勝且觀其輪奐之美而不可得姑述梗槩登于冊以復之正旺歸而勸之堅珉以圖久遠可也於戲僧以寺為家而克振其家如此世之有家者視之亦可以自振矣正德丁卯夏四月中旬記

竹齋記

易說卦震為蒼筤竹言竹之象也書禹貢揚州篠簜既敷荊州厥貢惟箘簵楛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禮記月令仲冬取竹箭禮器如竹箭之有筠言竹之材也詩衛風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言竹之德也若吾郡毅崇機紹君崇楷世稱之號竹齋其有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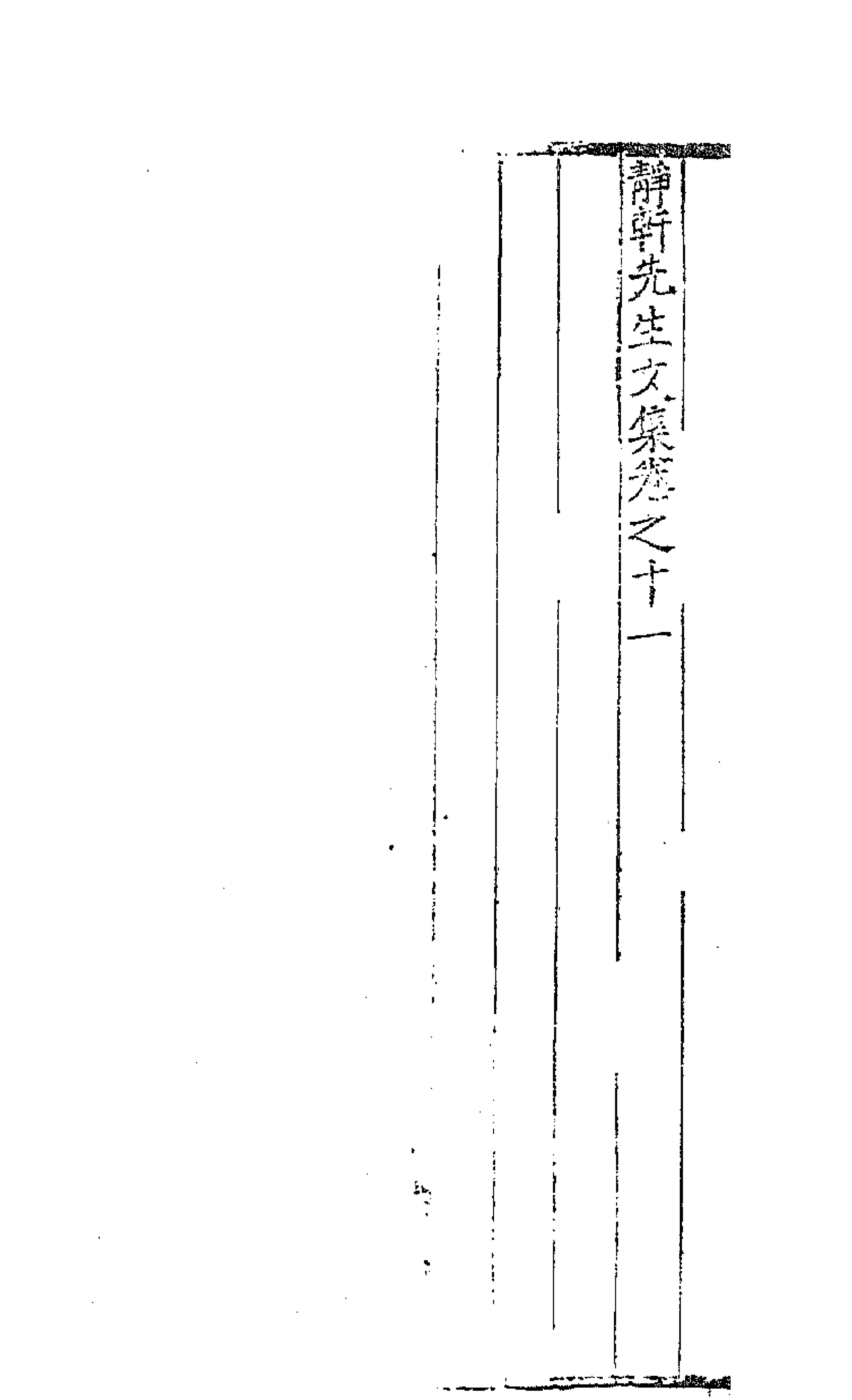
於詩之緑竹與叢薪菁莪藏修之所總前隙地非渭川千畝之歷不可以材言既成為竹非蒼筤之幼不可以象言也白居易云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節夷險一致者言竹之德一至於此亦庶幾乎淇澳之猗猗矣飽詩禮之族也余之所知君江湖之彥也余未及識其竹若干箇其齋若干丈尺余亦未及見然而其號有如是則其所嗜好之清也可知其嗜好有如是則其所言動之雅也可知矣君之弟崇德世基與余素厚君之名余聞之亦素稔乎今年世基持一冊詣余求序與記其間有大字焉有圖焉有詩焉其後亦有記焉皆為竹齋而作者余又為隸二字而記之可謂眾文

矣雖然非余之言也先賢之名言也君或有取焉不爲無益於竹齋也正德丁卯夏五月朔記

友愛堂記

郡城之東偶鳥聊山之麓有室華而敞者吾宗汪存應氏之居也堂其中而扁其顏者友愛之名也存應君讀書好禮放考斯道翁四子長即君出膺儒人次存恕存愿存懋繼黄孺人所出諸與君之子頓齒相肩華君躬孝友長貳曰宜之綜理家政留易武林姑蘇間勤劇爲物先拓産植貲一無私蓄以敉家益雄肥白首迨今恩意彌篤君之子若孫暨諸弟之子咸帥其教同謹夫慎夫貞夫節夫歡相聚一門怡怡無間言誠備所謂兄愛而友弟敬而順者也此堂之所以名也夫兄弟天倫也友愛天性也古有田[illegible][illegible]兄弟又司[illegible][illegible]倫之愛振古莫倫在古人

斯其分内事奚堂之名之云後世教學稀濶風俗凋弊閭閻之刺興尺布之謡作不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則曰紾兄之臂矣果易得乎予叉聞之君四十時輸粟賑邊授冠服尤能周䘏貧匱鄉曲有不平者輒爲彥方之斷舊守祁張彭三公及今何公咸得禮遇凡吏數舉董造忠烈廟都察院郡儒學漁梁壩等事克辦罔或私以債何君之德多良也友愛行於家義聲加于上下良由其本之立而用隨之也今之兄弟不特田地之爲易得者利涉纖杪便呶呶相視若秦與越然其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況其外行之義乎去古道也斯遠矣噫可嘆哉君既耆矣婁梃之性老而弗渝固無恃予之記以爲勉然令終君子之難也尚與諸弟共敦此道無忝此堂名俾後昆世世守之可也正德丁卯五月下旬記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一